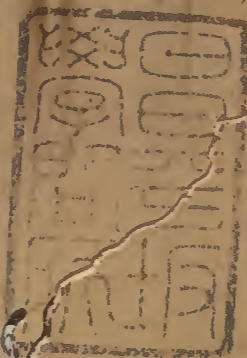


# 潛溪集

二



漢書門	
一〇三四二號	類
七五函	架
八冊	冊

內閣文庫	
漢書	類
一〇三四二號	冊
七五函	架
八冊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342
冊數	8 ( 2 )
函號	316 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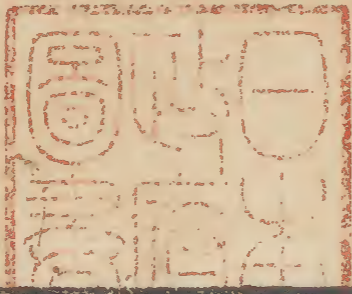
潛溪集卷二

太白丈人傳

後漢文庫

金華宋濂著

女中子學既成慨然有濟蒼生之心欲尊王道推霸  
 略稽今驗古建太平十二策與河東薛收西遊長安  
 見隋君道經太白山息于蘿水之陰有丈人自東來  
 緼袍無表顏色腫脅肩負笈芻去文中子斬十步弛  
 擔賁踞而坐兩手搔尻眼視雲漢若四傍無一人者  
 搔已留指文中子謂叔曰彼鳳頸龜背鬚垂至腰者  
 為誰丈對曰河汾王夫子也曰其王通邪曰然曰將  
 何之曰夫子憂世未治以策西見隋君耳丈人大咲





不止文中子異之乃樞木趨前揖而問曰丈人何哂  
通也豈通未聞先王之道不足以咸和萬民乎丈人  
曰不然也豈八殞之大利害如牛毛有非一士之舌  
可盡乎丈人曰不然也豈上天未欲平治天下而下  
民不當見大平之治乎丈人曰不然也曰三者既非  
敢問丈人所哂者何事耶丈人曰嘻何子愚之甚也  
夫與人之體服人之衣食人之粟脫使稍有知孰不  
欲堯舜君民哉是有道焉不可苟而就也文中子曰  
其道何如丈人曰道有三其上焉者燮和乾坤經緯  
星辰樞機四時輶轄五行執天之德以牖帝明以達  
帝聰然其自任以斯道之重非人君北面而事之不  
復輕出出則必為帝者師若堯之君疇舜之務成昭  
禹之西王國是已其次焉者以六合為一家以四海  
為翰蕃以五嶽為封鎮以元后為父母以臣鄰為伯  
仲以蒸庶為赤子煦以深仁財以正義防以峻禮陶  
以至樂威以嚴刑式以庶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然  
亦不輕於自試必待王者致敬盡誠而後起而佐之  
否則樂耕漁以終其身若湯之伊尹周之太公望是  
已其下焉者防佞苟束呿訾粟斯不遠千里銜已求  
媚君門如天無路可陟俯伏闕下魄遁神疲閭隸見



訶不敢出氣此不自重惜而徇時射利者之所為若  
齊王之門操瑟而售者是已今子之西來也欲為君  
疇務成昭西王國乎欲學伊尹太公望乎抑欲同售  
瑟於齊王之門者乎子須麋具在寧不知所自處也  
且子獨不聞之三家之市有處子焉必待行媒始相  
知名又必待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而後始  
成昏不然是奔也雖國人皆知賤之矣子今負策而  
干進恐與不待聘而奔者無大相遠也况隋君天性  
沈猜不悅詩書廢棄學校殺戮元勛溺寵廢嫡唯婦  
言是用唯刻薄毒痛之法是崇是嗜蕭牆之禍起在  
旦夕子尚欲行王道乎言暴虐於湯武之世必見誅  
談仁義於桀紂之朝必見黜何也時不同也子如解  
吾言即請東轅毋西向不然則子其行哉文中子曰  
丈人之論至矣通何敢不敬承明訓然竊有疑焉願  
丈人卒教之也昔孔子大聖也車轍環於諸國棲棲  
遑遑如喪家之狗至再逐於魯削跡於衛窮於齊圍  
於陳蔡而卒不悔者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今丈人  
教通以不仕然則孔子不足法歟丈人曰是何言與  
是何言與在孔子則無可無不可下孔子一等則可  
其所可不可其不可子自視其孔子邪抑下孔子一



等者邴昔魯男子善學柳下惠者蓋以其不可而學  
其可也予聞子嘗受書於李育學詩於夏璵問禮於  
關子明正樂於霍汲考易於王仲華而其知顧出魯  
男子下予竊為子不取也夫不察時而冒進謂之瞽  
施之不當其可謂之愚不度德量力而強行之謂之  
固枉已從人謂之賊淪溺還回而弗止謂之淹瞽則  
不達愚則不周固則不變賊則不成淹則不振是五  
垢者子皆躬蹈之宜乎有疑於予予去子矣予去子  
矣丈人言畢負芻而行文中子面如死灰遠望丈人  
曰行不見其背目猶不暫捨薛收進曰夫子何慕之  
深耶收闢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奸言雖辯君子  
不聽彼丈人不過姦言而辯者爾初未聞先王之道  
夫子衝冒風露跋涉而至此終不因其說而中返乎  
文中子遂行至隋隋君御太極殿文中子以太平十  
二策上之隋君下公卿議公卿多不悅文中子退而  
嘆曰丈人其至人哉於是賦東征之歌而歸著續經  
數萬言

君子曰甚哉出處之難也以河汾之賢操經綸之具  
施之天下何不可者而丈人方詆其自售斷斷不怨  
况其下者乎甚哉出處之難也



白牛生傳

白牛生者金華潛溪人宋姓濂名嘗騎白牛往來溪上故人以白牛生日之生軀幹短小細目而踈髯性多勤他無所嗜惟攻學不怠存諸心著諸書六經與人言亦六經或厭其繁生日吾舍此不學也六經其曜靈乎一日無之則冥冥夜行矣生學在治心道在五倫自以為至易至簡或笑其迂生日我其迂哉我若迂孟子則迂之首也生好著文或以文人稱之則又艷然怒曰吾文人乎哉天地之理欲窮之而未盡也聖賢之道欲疑之而未成也吾文人乎哉或求學

生曰其孝弟乎文則吾不知也生不肯干祿或欲挽之使出生曰祿可干邪仕當為道謀不為身謀干之私也生安於義命未嘗妄有所為或疑其拙生日我契以天不合以人是乃巧之大者拙乎哉生慕孔顏之樂如聆鈞天之樂如獲褭蹠之金言及之手足舞蹈不已或以為狂生日吾能知之恨未能允蹈之奚其狂生幼多疾常行服氣法或問其欲久生日盜跖甚天顏子甚壽子知之乎或人不荅生日竊陰陽之和以私一已服氣矣運量元化節宣四時服氣乎生雖貧喜色常溢眉宇間或詰之生日吾內足樂



也內既足樂無人非無鬼責得亦樂失亦樂我何憂哉生御惡衣猶饌安之或慮其詐生曰錦衣與卉服雖異煖則一糠覈與淳熬固殊飽則均何詐為生不貴貴人不貧貧人或尤其無別生曰貴自貴爾於我何加焉賤自賤爾於我何損焉生遇物以誠三尺之童莫之敢欺或譏其同生曰我道蓋如是同不同弗知也生不享外神唯事其先甚謹或謂其報本邪生曰非惟報本也以氣感氣吾先以之外神何預焉生多讀台衡賢首慈恩諸家書或謗其偏生曰我雖口之未嘗心之也何其偏生當情意調適輒懸特鑿於或咲之生曰此蕢桴土鼓之遺声也五音繁會則求矣生好著屐登山遇境勝處注目視弗釋或惡其辯生曰吾於西容川色見三代之精華不忍舍也生年四十有六髮無白者日坐一室中或澄思終日或執筆立言動以賢聖自期其中所存者人固莫能識也適有畫史貌生之騎白牛者生大咲以為得其真故自疏其事如左曰白牛生傳云贊曰生妄人也哉言其文弗能成章言其道則又邈乎未之見也猶自語諸心曰我學古人我學古人不亦悖且戾乎



朱環傳

朱環字君玉發之義烏人漢魏里令雲四代孫也  
赤子時無兒呢声仲父桂奇之養為子桂後生璧及  
宗周因外環環益孝謹凡勞事皆服行不知有寒暑  
時境內多盜白晝出道上斂人財桂有金數百兩與  
璧謀瘞窖中璧夜發去反誣環所為桂怒褫環襦袴  
立之大雪中一日夜不使去環恂恂謝過無一言辨  
其寃桂猶日啗環五六年間瀕死者數四恒順受之  
不然桂死遇璧益厚璧子慶多暴或遂駕以殺人環  
環憂不能食竭私財救之慶獲免環善讀書寶法

元舉進士年八十六終于家子元女壽

元字子初性警敏絕人至元末有盜數千起縉雲過  
永康置砮峽源山山抵元家甚逆盜將劫元父環及  
環兄遇魁為謀帥元聞遽歸告二翁速避寇不聽復  
涕泣諫翁罵曰豎子不解事江南內附久誰敢叛耶  
設有寇不過鼠竊狗偷何足病元自度賊若縛翁去  
則是翁從賊反官坐以法雖有百喙莫能白為今計  
者孰若殺賊自明乃與役夫傳參謀執刃伏垣下或  
止之曰賊勢張甚汝不畏作殪醢耶元曰吾知有親  
尔若得白親以無罪雖萬死不恨會賊偵騎至竟砍



殺一人梟首市中以血手入示翁負之北逃賊平翁竟無罪

壽生有淑姿年既長歸金華戚象祖台寇揚鎮龍反而攻婺州宗王甕吉縛及浙東宣慰使史弼捕獲之械至州城將鞠其反狀壽父環有亡奴在械中奴嘗怨環過傷欲連環出資助鎮龍時史怒冠甚凡獄辭所引必盡殺乃止環子元疾病不能起乃視壽泣壽曰昔緹縈能救父命我獨非人耶乃走告法曹掾馮耿賢曰妾父無罪奴欲誣以不道儻事不得直一家在泉下鬼聞君素長者獨不能相活乎言訖淚如雨馮怒曰此事豈汝女子所知壽哀祈益切馮為之惻然良久揮壽去曰爾但歸吾知所處矣明日使吏推碎奴口不果誣

贊曰昔尹吉甫子伯奇無罪為後母譖而見逐履霜中野作履霜操其辭多怨傷濼竊謂伯奇不必爾也父母忍之勞而不怨何假於辭哉今環之無罪與伯奇同環羸身立大雪中則又非若履霜比也乃能順受之而無怨不賢而能之乎古之所謂純孝者環蓋近之矣元為親故拔劍砍賊而不知有身壽雖女子亦能脫父命於虛口皆環身教之然也人之行莫大



於孝孝有如環之父子可使無聞哉因具列之于篇

張義婦傳

義婦張氏濟南鄒平人年十八歸戍卒李午午同從  
子零出戍七閩米幾年死張獨事舅姑父母生養死  
葬無遺禮復痛夫死數千里外枯骨未知所歸乃往  
水上呼天祝曰天乎妾夫何罪妾夫何罪生既不見  
父母死又不能歸葬父母之傍使無妾即已妾在敢  
愛死乎天若許妾取夫骨雖寒甚當得不死踰月竟  
不死鄉人異之為聞于縣給過所遣之至閩零猶在  
問夫葬地則榛莽四塞不可識張哀慟幾絕夫忽降  
于童與張語生前事甚悉且示骨在處張如其言發  
得之持骨祝曰爾信妾夫耶入口當融如冰雪黏如膠  
已而果然官義之為上于大府請復其家使零護喪

歸濟南

金華宋濂曰濂聞長老言廬陵有趙應祥者父行賈  
死利津亂葬叢塚間應祥求之慟哭七日夜不得乃  
解髮繫馬鞍上祝曰天若有知行至父墓鞍即墜未  
幾鞍墮發而視之果父也葬時所題名氏猶存此與  
義婦之事頗類傳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此之謂夫

謝烈婦傳



謝烈婦芾婺之金華人年十三適蘭溪吳履奉尊長  
處先後以禮性勤而剛事非毅然執弗行鞠撫衆雞  
紉箴補綴常至夜分雖血貫指不自寧履貧而宦游  
家政雖蕭條芾能弗墜戊戌春三月西師破睦州游  
騎日壓竟上芾懼急謂履曰妾聞西師鐵騎遮十萬  
數出則塵埃蔽天白日為黃既得睦必東窺婺謂其  
不至者妾也卿讀書號男子宜察知之妾衰瘦如鬼  
且其旣及決不能挈弱幼遠遁曷若先買舟東下為  
上計否則歸妾毋家毋家南有池即有急以身餒魚  
鱉爾誓不受汙以病君也履重於行給曰勿恐有履  
在也冬十月二日丁卯履出城南芾復申前言且祝  
履曰宜急旋稍緩啞躄無及矣履復荅如初越四日  
牽未芾見濱軍被血衣東奔不絕謂媵人曰事急矣  
候鷄再就裹糧挾季女以東媵人負小兒從明日壬  
申力憊甚芾猶手牽女且行且泣曰汝父不得復見  
矣吾與汝死即死耳身不可失也遂避入金華山中  
媵人後視芾不相及棄小兒道上亦泣去已而游兵  
四出赤幟偏山澤東西作呼嘯聲虜女婦無筭芾度  
不可免力疾捫蘿而上抱女投崖下死履歸求之浹  
日始得尸母與女相向其貌如生時嗚呼人極之所



由達者三綱也使臣子之於君父皆如芾之弗畔其夫國家安有喪亡之禍哀哉嗚呼世之號士君子者平居暇日高自稱譽無不曰我學周公仲尼之道苟指為婦人女子則勃然怒去一旦君父有難輒或竄或伏不趨狐兔以婦人女子之弗如抑又何說也然自兵興以來女婦以節著者亦頗見之未有若芾之烈者也烈固烈矣夫豈樂死惡生者哉誠以義塞于內與其生而抱愧寧若死而就安推其所志神明可通金石可貫衡嶽之層雲可開非細故也彝倫風教於是所係為甚重濼故為文道其事使濼言行人心或不亡者當自省矣嗚呼彼有家而奉箕帚者孰非人婦哉孰非人婦哉

贊曰戊戌之變濼女弟齏亦以秉節沉淵死後烈婦特三十有六爾濼悲之淚落弗止聞有如齏者必謹叩之或歷其地以訪焉間嘗過金華山中問烈婦投崖處悲風四集林木怒立猶凜凜有生氣豈其貞魂烈魄猶足以感人耶烈婦雖死其弗死矣夫

### 鄭氏孝友傳

鄭綺字宗文白麟二十世孫也其先居棠陽凝道遷歛自牖遷睦淮遷浦陽今為浦陽感德鄉人淮綺之



祖也綺通春秋穀梁學撰合經論數萬言事父母孝  
父照以非罪繫獄當入死綺上疏郡守錢端禮請以  
身代端禮察之白其誣母張病風孿綺保持若嬰兒  
但適厠必抱就之三十年不懈綺生聞聞生運運生  
政政生德珪德璋至元中仇家傾德璋以死罪將械  
送揚州德珪毅然代其行德珪生文嗣自綺至文嗣  
凡同居六世歷二百年咸如綺在時至大二年秋九  
月鄉老黃汝霖等言於縣縣上其事廉訪使加審按  
焉文達中書禮部四年春二月准式旌表門閭文嗣  
生鑑鑑生渭渭生挺皆善守合數千指無異心者重  
紀至元元年冬十二月太常博士柳貫與鄉校郡士  
又上狀請如故事復其家從之初文嗣旣沒德璋子  
大和司家事嚴而有恩雖家庭中凜如府子弟稍有  
過頽白者猶鞭之每遇歲時大和坐堂上羣從子皆  
盛衣冠鴈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皆  
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御無敢參差者見者喟  
喟嗟慕謂有三代遺風雖石奮之家亦所不及名聞  
天下自大丞相及臺院諸公卿多賦詩美其行部使  
者武威余闕行縣以其孝友七郡或莫之先書東浙  
第一家以褒嘉之皇太子在青坊聞其事而嘆曰此



國家之祥瑞也復親御翰墨昇以鳳麟二大字翰林  
學士承旨歐陽玄為之贊勒石以傳大和性正方不  
奉浮屠老子經像冠昏喪祭必稽朱熹家禮而行子  
孫後化孜孜孝謹不識墨市嬉戲事執親喪哀感甚  
三年不御酒肉食貨田賦之屬各有所司無敢私凡  
出納雖絲毛事咸有文可覆挾日則會不公則監視  
發之諸子晝趨功入夜輒聚坐棊華軒中溫溫語笑  
至更餘始休雖多列顯仕或入侍經筵幽持使節不  
敢挾此有一毫自驕意諸婦唯事女紅不使豫家政  
宗族里閭以恩懷之各有差內外極嚴輿臺通傳不  
敢越堂限家畜兩馬一出則一為之不食人以為行  
義所感有家範三卷傳于世

贊曰史氏之言多有不足取信者濂少時嘗讀唐書  
宰相世系表謂白麟之後不傳私竊信之及觀司空  
圖榮陽記則曰白麟生師慎師慎生懷芬懷芬生鄧  
鄧生斌卿斌卿生唐青州刺史庶庶生侍中徽徽生  
大理卿鄺鄺生繡繡生給事中暮暮生宣州觀察使  
回又觀鄭燮生遂安譜則曰回生弘弘生垣垣生僊  
僊生子襲子襲生扈扈生宋欽縣令疑道疑道生致  
中侍御史自牖自牖生秘閣校理安仁安仁生淮淮



生照照生冲素裏士綺綺卽傳之所書者也其承傳  
次第灼灼可信如此惡覩其所謂不傳者哉考徵不  
廣而欲以一人之見聞定百載之是非難矣

此傳作於至正初已刻浦陽人物記孝友篇中近  
板毀於火因重鈔於此以勵民俗云瀛志

### 吾衍傳

吾衍字子行杭人也意氣簡傲不為公侯屈色常自  
比郭忠恕居生花坊一小樓客至僅輒止之通姓名  
使其登乃登廉訪使徐琰一日來見衍從樓上呼曰  
此樓何敢當貴人登邪願明日謁謝使節琰素重衍

笑而去生徒從衍游者常數十百人衍坐童子地上  
使冠者分番下授之時出小清涼傘教之低昂作舞  
勢或對賓游談大噉鮮髮濡酒中為戲群童皆肅容  
莫敢動衍左目眇又跛右足一俯一仰嫵媚可觀宛  
有晉宋間風致畜兩鉄如意日持弄之或倚樓吹洞  
簫數曲超然如忘世者性好譏侮文學士獨推服仇  
遠及胡之純長孺兄弟謂百年間所無有初衍年四  
十未娶買酒家女為妾至大三年秋或訟女嘗為已  
妻官為逮女母母死復逮母後夫夫來主衍家會其  
偽券事覺連及衍衍固弗知也邏卒辱衍南出教育



步錄事張景亮識之叱曰是不知情何攝也即造歸  
或有訴衍丞相府事得下抗府治臘月未盡二日甲  
子衍持師別仇遠竟去不知所之明年三月辛酉衛  
天隱以六壬筭之得疾子丑順流相曰是骨朽淵泥  
久矣多寶院僧故從衍學為詩聞其死哭甚哀招寬  
葬之西湖上衍通声音律呂之學善劬李賀詩工隸  
書尤精於小篆其志不止秦唐二李間宛在趙魏  
以書名世得之衍者為多其所著書有尚書要畧聽  
玄造化集九歌譜十二月樂辭譜重正六氣楚史持  
祝晉文春秋道書授神契說文續解石鼓咀芟文音  
釋間中編竹素山房詩世多傳

為說者曰衍之才高矣使其能自貶以入繩墨則其  
所進孰敢抗之哉今所學僅若是固可尚也亦可悲  
也雖然衍亦奇士也夫

### 余左丞傳

余闕字廷心一字天心唐元氏世居武威父沙刺藏  
卜官合肥遂為合肥人母尹氏夢異人生闕闕生而  
髮盡白家貧年十三始能就學嗜欲甚淺不知有肉  
味唯甘六藝學若飴歲環攻之與河南張恒游恒臨  
川吳澄弟子善談名闕之學因絕出四方擢元統癸



酉進士第授同知泗州事泗瀕淮民豪弗馴令蝕人  
田土官箱之多以誣去闕繩尤暴者數十不敢譁廉  
甲與舒乙競田廩焚舒廬舍舒婦偶母子同死遂寘  
灰燼中誣之闕為白其事泗無麥民以乏故事弗聞  
闕上之中書定為令凡無麥者減賦代還長老爭進  
金為壽闕謝去後闕往桐城道逢故民皆羅拜馬首  
相隨信宿而別俄召入應奉翰林文字轉中書刑部  
主事三月之間䟽滌冤滯獄五百上官忌其才議寢  
不合闕上宰相書言狀又不報投袂而歸居亡何復  
召脩遼宋金三史拜監察御史上䟽言守令最近民欲  
萬國治責守令及是政靡宜用殺最法力行之便上  
從之藩王府諸校白晝斂金道上勢如狼闕鞭遣六  
十人上思治切議遣奉使巡察郡國闕言奉使恒無  
狀所至處食飲供張如事至尊曾不能宣上憂恤元  
元之意宜亟罷之闕後補外會奉使者亦至執闕臂  
曰誠如君言知闕忠亮不然闕在位知無不言言隋  
直無忌人勸闕少辟既闕曰吾縱昏豈不知批逆鱗  
為危委身事君身雖殺弗悔也改中書禮部員外郎  
闕議復古禮樂其言精鑿有徵聞者斥為迂闊弗用  
安西郭氏女受聘未行會夫卒郭自縊死有司請旌



其門闕以過於中庸不可以訓格不下出為湖廣行  
省左右司郎中廣西多峻山負粟輸官者厄于道險  
費常倍闕命以布帛代輸右丞沙班怙權自用多錄  
其私人闕每抗辭沮之會莫從蠻反當帥師又止不  
行無敢讓之者闕揚言于庭曰右丞當往受天子命  
為方嶽重臣不思執弓劍討虜乃欲自逸耶右丞當  
往沙班曰郎中語固是如芻餉不足何闕曰右丞第  
往此不難致也闕下令趣之三日皆集右丞行章宣  
慰伯顏以婆律香贄闕覺重辭之香中陰貽黃金  
章嘆曰余贄達官多矣潔如水壺唯余公一人復以  
集賢經歷召入預脩本朝后妃功臣傳遷翰林待制  
出僉浙東道廉訪司事發姦擿伏聰察若神州縣聞  
闕至貪墨吏多解印綬去發定賦無藝後小大各違  
度闕遣官履畝實之徭賦平衛士無養以沒入田分  
隸學官郡長燕只吉台肆毒殘衛民重足立闕鞠  
治之獄上行御史臺臺臣與其有連反以事劾闕闕  
歸青陽山已而丁尹氏憂闕日夜悲號有甘露降于  
墓君子以為孝感至正壬辰天下兵動平章政事晃  
忽兒不花方統戎淮南承制起闕權淮南宣慰副使  
分治安慶安慶距城皆盜柵人爭謂不可往闕毅然



請行從間道入推赤心待人罷其苛賦轉粟以哺餓  
夫八社民翕然歸闕知民可用乃帥之破雙港砦砦  
其固小路若髮闕被甲荷戟直前賊空砦出闕殺傷  
相當至日吳賊殊死戰闕不勝退復收散卒誓曰死  
則死此爾何生為一鼓而進大破之諸砦畏威次第  
降闕益繕城浚濠礪矛戈分屯耕郊外田民衢不能  
者遣軍士護之耕賊來輒與戰一日賊四合旌旗蔽  
野鼓噪之聲震天地闕縱梟騎數十大喊而出賊勢  
披靡遣兵乘之斬首數千級當是時淮東西皆陷獨  
安慶孳然存賊來戰又數敗銜之為作尺牘通城中  
諸大姓約期日反冀闕捕戮之闕曰我民安有是命  
悉焚去賊計窮復令闕故人衡昇許大明以耳言說  
降闕命牽出以鐵椎擊碎齒頰懸其皮東門瀟山有  
虎傷人闕造文檄山神使驅虎虎出境不害功上朝  
廷俾為真陞同知淮西宣慰副都元帥賜以上尊及  
黃金束帶江西諸官軍動號數萬掠玉帛殺嬰兒寘  
戟上以戲沿江州郡患苦之獨不敢近城下即近出  
師搗退之或服其義至有來歸克將校者溪洞兵屯  
潯陽命使者帥壯士百輩腰刀直入脅主供億闕叱  
左右收縛付獄且上疏言貓獠素不被王化其人與



禽獸等不宜使入中國他日為禍將不細後竟如闕  
言轉淮南行省參知政事尋改右丞賜二品服闕益  
自奮誓以死報國立旌忠祠以厲將佐時集祠下大  
聲謂曰男兒生則為韋孝寬死則為張巡許遠不可  
為不義屈意氣慷慨甚丁酉冬賊大集諸部圍城戰  
艦蔽江而下樵餉路絕兵出數失利戊戌正月七日  
城陷闕猶帥眾血戰身中三矢賊呼曰余將軍何在  
吾將官之有生致者予百金闕戟手罵曰余恨不得  
嚼碎汝肉吐餒鳥鳶寧復受汝官邪賊怒舉長鎗欲  
刺闕闕遂自刎不殊沉水死年五十六其妻耶卜氏  
聞之亦率其子得臣女福童赴水死諸將卒慟曰余  
將軍不負國我等可負余將軍邪後而死者千餘人  
朝廷知其忠贈闕榮祿大夫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謚  
曰忠愍追封夏國公闕為人剛簡有智無職不宜為  
為即有赫赫名所至薦賢旌孝義如恐後每解政開  
門授徒肅然如寒士五經悉為之傳註多新意詩文  
篆隸皆精緻可傳

贊曰於戲闕其人豪也哉獨守孤城逾六年小大二  
百餘戰戰必勝其所用者不過民間兵數千初非有  
熊虎十萬之師直激之以忠義故甘心效死而不可



奪也後雖不幸糧絕城陷以死而其忠精之氣炯炯  
上貫霄漢必粲為列星流為風霆散為卿雲凝為瑞  
露闕雖死而其不死者固自若也然而闕死於君而  
能使妻死於夫子死於父忠孝貞節萃於一門較之  
晋卞壺家又似過之矣於戲闕果人豪也哉余來江  
左見其門生故立言闕事多至泣下因想見戰守處  
江流有声而斷雲落日淒迷於莽蒼間猶足以動人  
悲思因掇其行事成傳以示為人臣者

灑既作余廷心傳又見門人汪河言當廷心死時  
其妾滿堂生一子甫晬棄水濱有偽萬戶杜某乎

曰此必余參政子是種也良不可殺竟指所鈔諸  
物懷子以去今三歲矣人或戲子曰汝父何在子  
橫指拂喉曰如此矣此一事也池州判官李宗可  
斬人也李嘗文身人號為花李其烈視賊欲吞廷  
心兄聞嘗以女歸之及來舒命禮義兵萬戶統新  
軍守水砦前後多戰功賊來破城李擁衆入賊中  
殺死甚衆聞廷心死馳為還家聚妻奴子謂曰余  
相公死國吾亦義不為汝等母不死為人所魚肉  
拔劍無小大盡殺之出解甲據胡床中坐取酒飲  
至醉復衣甲自刎死此一事也嗚呼仁者宜有後



而義烈之士聲光可流於無窮濶雖不文唯恐其  
失墜也故復附著于篇

哀志士辭

奇雋之士無世不生特時人弗識之或識之而弗能  
用或用之而弗能盡其才所以聲光不流於當時事  
業不白於後世子竊悲之庚寅之夏因覽元好問所  
錄金之諸儒自辛酉而下凡五人見其氣節剛方言  
論磊落實所謂奇雋之士者也雖其行事或未能無  
過終非醒醒陳腐慷慨不振者所可冀其萬一然恨  
其有志而不能遂也因撮其大略錄於各人之下又  
從而表之以辭

華原李敬之福昌人年二十五始知讀書書義有不  
通者搜訪百至必通而後已由是博極群書且善於  
文辭尤以是非白黑自任每讀人詩必為之探源委  
發凡例解絡脉審音節辨清濁權輕重片善不掩微  
類必指如老吏斷獄文峻網密絲毛不相貸雖貽人  
怒罵不恤也性踈岩不脩威儀貴人延客愿麻衣草  
履之類赤露坦然於其間劇談豪飲旁若無人家甚  
貧衆雖欲張口待哺素負高氣又不能從俗俯仰  
其枯槁憔悴流離頓踣一假詩以鳴雖百沮之餘其



耿耿自信者不少變元光初李獻能元好問在孟津  
原往見之獻能為設羹饌原放笑嘆曰平生飽食有  
穀每見吾二弟必得嘉食明日道路中又當與老飢  
相抗去矣會有一日辛老子僵仆柳泉韓城之間以  
天地為棺擲日月為含椽狐狸亦可螻蟻亦可耳聞  
者悲之辭曰

天生爾材胡不汝聘麻衣如墨下不掩脛下不掩脛  
不過寒我我食無所我生其可水豈無藻山豈無薇  
苟非吾有我敢來之市魁屠伯彼豈無食我腹雖虛  
我腰肯折抱節而終我則奚憾烏鳶螻蟻上下河辨  
爾貧固甚爾守則多不義而富其如爾何

李汾字長源平晉人曠達不羈好以奇節自許避亂  
入關關中無一人敢與相軒輊者元光末用薦書得  
從事史館從事職名謂之書寫特抄書小史耳汾素  
高亢不肯一世乃今以斗食故人以府史畜之殊不  
自聊館中諸人又多新進小生史家凡例或未能盡  
知就其所長有不滿汾一笑故刊脩之際汾在傍則  
蓄縮慘沮握筆不能下汾正襟危坐誦左丘明司馬  
遷文或數百言音吐甚洪暢誦畢顧四坐曰看秉筆  
諸人積不平乃以嫚罵官長訟于有司證左相半踰



年不能決右丞師中遣東曹掾置酒和解之尋入關  
驅毀馬來京師日以馬價佐歡道逢怨家則畫地大  
數而去會恒山公武仙在鄧汾往說之署行尚書省  
講議官既而參知政事思烈與仙相異同懼汾言論  
遂害之汾孝友廉介過人者甚多寧寒餓而死終不  
作寒乞聲向人又善為詩清壯磊落有幽并豪俠懷  
既之氣人以是稱焉辭曰

奎星光光今何其昏大河東流遑恤無人金匱石室  
藏我冊書豈伊群兒所堪穢之我言弗信弗信從汝  
正明雖鬼其文不死既不我嘉覆謂我僭我視我  
有淡如霞黃霧四塞黑白誰分彩鳳無華山狸有文  
悠悠蒼天曷其有常自古莫不然爾又何傷

劉昂霄字景玄一字季房陵川人聰敏絕人或戲取  
市家日曆鱗雜未盟者令讀之一過目無脫遺者故  
其學無所不窺六經百氏外世譜官制與兵家成敗  
為最詳為人細瘦似不能勝衣好橫策兀坐掉頭吟  
諷幅巾奮袖談辭如雲四筵聳聽噤不得語遇其飲  
酒眼花耳熱後其鋒愈不可當不知去古談士為遠  
近餘子不論也嘗用門資叙調慶陽軍器庫使不就  
諸公方薦試辭未幾卒辭曰



陋儒拘拘以簡為常目視環堵不知有四方狂瀾既  
倒誰復迴之氣蓋一世獨爾能之上自黃虞下迨五  
季一隙必獨何有幽邃或觸其機談辭如雲誰非男  
子有舌無聲我豈誇多我豈闕靡一物不知吾嘗斤  
恥獨立千古上翹寡絕爾身雖窮爾名其滅

雷淵字希顏別字季默潭源人崇慶二年進士受  
州錄事不赴改東平府錄事以勞績遙領東阿縣令  
東平河朔重兵處也驕悍卒不可制淵出入軍中  
偃然不為屈不數月家有淵畫像雖大制亦不敢以  
書生遇之調徐州觀察判官名為荆王府文學兼記

室參軍轉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  
官拜監察御史巡行河南榜掠賦吏風采凜凜蔡下  
一兵與權貴人有連時以藥毒民家馬牛以小直脅  
取之淵捕得數以前後罪杖殺之老幼聚觀萬口稱  
快然亦坐是失官尋用宰相侯莘卿薦除太學博士  
再遷應奉終于翰林修撰累官太中大夫先是正大  
間北兵突入倒迴谷勢甚張平章芮某逆擊之突騎  
退走填壓溪谷中不可勝筭諸將議不之釋之勿追  
淵請急殲之主兵者不能用後聞北兵狼狽而西馬  
多不暇入銜始悔不從淵言淵學甚博文甚奇為人



軀幹雄偉鬚長口哆顏渥丹眼如望羊遇不平則疾惡之氣見於顏間或嚼齒大罵不休雖痛自摧折碎亦不能變也食蕪三四人飲至數斗不亂生平慕孔融田疇陳元龍之為人雖其文章號一代不數人在淵仍為餘事耳淵之友高廷玉李純甫亦以奇節人號之為三傑云辭曰

爾心之勁爾氣之剛嫉惡如仇不問暴強將指出巡面冷如鐵霜簡所加邪蒿即折才患丘斯兵筭又長眼見十里孰口不明志不獲伸多士短氣其書徒存九原能起埃風四來式脂式章有髯如戟妾婦之為

之俗之昏誰復繼君茫茫九州敢謂無人

雷瑄字伯威坊州人志英邁博學能文以薦書從事史館調八作司使初并州李汾與瑄同在館中以高蹇得罪瑄往送之信陵携酒酌魏公子墳握手痛飲後去客陽夏以鞭擊酒壺作楚聲歌自言去國十年甲兵滿天地短衣匹馬來自西北將起楚漢間奇才劍客與游而不可得當是時金已遷汴大河以北東盡山東西抵關輔大軍長驅徒少壯數十萬人殺之居庸關外自黃河洛陽三門析津至邳之源雀鎮九二千餘里潼關一帶西南邊山大小關隘亦一千餘



皇各分地界統以總帥夜則傳令坐守冬則燃草敵  
冰蕪之闕輔大飢秦民死者相枕藉瑄皆悲之作商  
歌十章寫其情曰秦子父母國也而一至此乎竟淚  
下不能食乃出奇策白宰相宰相不能聽瑄去不知  
所之辭曰  
北風泱泱海水為竭俯窺神京不隔一髮舉鞭擊壺  
歌聲愈苦来自西北短衣匹馬我淚既盡以血繼之  
天門九重曾莫聞知孰秉國鈞我將自薦反謂我狂  
斥去如箭商顏有芝擘擘蕤蕤可以葆神可以樂飢  
長往不返誰甘幽深赤日在天庶明我心

孤憤辭

中州入士有無罪而被廢斥者識與不識咸究之濼  
因本其志為著孤憤之辭使世之用法不慎者讀焉  
其或知所照也辭曰

哀予生之匪淑兮耿鬱紆其誰語恐此心之難白兮  
假微辭以自吐暴有志乎學古兮指前脩以作則非  
秋蘭奚敢紉兮非申椒吾焉食仗所履之正直兮謂  
無施而不可悲世塗之嶮巖兮習獨中茲危禍胡美  
斐之小文兮境成之於具錦剛指方以為圓兮揆人  
情為已甚伊翩翩之公子兮予素得而友之握手以



示肺肝兮若斷金而弗疑何中心之多變兮一旋踵  
而弗予識既擠予於坑穽兮復鑿兮而下石汝面目  
之無作兮曾何謀之弗深縱禍予其曷傷兮吾思成  
汝良心覩日月之光昭兮聞雷霆之隱聒予固不足  
畏兮汝寧不畏于天天道微而難索兮斯馬足以責  
汝彼黃鳥之嚶嚶兮猶求友而弗止將七尺之美軀  
兮乃一禽之不如予固約結而罔措兮又為汝而歎  
歎嗟受命之蹇蹇兮豈獨汝之為尤蛟龍鬪於深淵  
兮寧無損於鱗鱗汝雖不我陷兮予安往而逃囚唯  
飲泣而無所訴兮傷予罪之不當蒼天之至明兮獨  
不鑑我之幽枉叶皎皎之白璧兮僉訾其為燕石  
也纖纖之素縞兮反謂其如玄漆也歎力詆以深文  
兮其奚患於無辭咎繇之不吾出兮眼有淚而誰知  
誓剖心以自明兮念父母之所遺苟自經於溝瀆兮  
慮君子之見嗤夜漫而不日兮悲風颯其回來秋蟲  
響於空階兮似助予之悲哀六合之至廣兮實一身  
而無所寬怵為若有兮兮雖生存而如死昔公冶之  
所遺兮夫何有於不仁在縲紲而非罪兮亦魯叟之  
所稱果自反而弗疚兮縱遇辱其如潔淨日  
潔兮春冰釋而水清外累不足以為思兮思吾德之



未明意欣欣以超絕兮振冠纓而起行取瑤琴以彈  
之兮有和樂之新聲樂天命以自度兮寘年歲而不  
再更

陳子章哀辭

嗚呼吾子章竟止於斯邪始予將學諸槩之白湖而  
子章實來予因獲與子章交當是時四方來者類多  
紈綺之子喜眩文繡以自媚人爭悅趨之獨子之貧  
短衣纔能至軒冷處前廡下四壁蕭然誰復見顧者  
唯子章與予燈影相望而讀書之聲相接也予時學  
未聞道心頗不能平子章嘗慷慨厲子曰子量隘矣  
是焉足以汙子哉子章好使氣人霜加睨白眼視之  
至其去乃已予因用子章勵予者厲之子章矍然謝  
曰是善教我子章自是與予居至驩也予既還金華  
子章亦去越二年予再見子章於烏傷更相勞苦子  
章握手碩予曰子之貧尚尔邪子但力學天殆不能  
貧子也予觀子章貌加莊其厲子一如楮槩時未幾  
予復西還金華又二年予束書寓浦陽子章聞之喜  
以書來曰予昔在楮槩與子居僅四月而別在烏傷  
未十日而別今子來浦陽浦陽予父母邦也予家距  
子之所寓不百里庶幾與子少相羊乎子亦喜當與



子章時相見也又三年子章未嘗一來予竊恠之因  
詢子章所嘗往來者具道子章病咯血氣厭厭不振  
予謂是疾勢雖迫人得良醫可已未始為吾子章憂  
又四年子章竟死嗚呼吾子章竟止於斯邪予之交  
友固多矣如子章者寧幾人哉積十二年之久僅能  
再見之蓋以子章春秋始壯予雖少長亦不過二三  
年其與子章游未晚也豈知子章遽先予而棄去乎  
予蚤知子章若是又敢愛百里之遠不與子章周旋  
乎子章已矣孰能相予之善孰能指予之疵哉予雖  
欲不衰子章不可得已因從而著其辭子章諱璋姓  
陳氏子章字也浦陽人辭曰

已乎子章天賦爾材而鍾爾精宜乎燁赫其声光振  
拔其華英不秩登於百石亦名薦於九卿奈之何單  
襦短褐不知珪組之貴藜羹糗飯莫沾鼎餼之榮雖  
足勩乎敝屣神憊乎篝燈竟不少用而遂潛輝韜迹  
於泉扃則吾子章何如勿生已乎子章白楊淒淒宿  
草莽莽悲泉咽而不流寒雲鬱而欲聚以吾子章之  
材之淑而遽下制於一杯之土寧不使余撫遺文而  
增慨想音容而惻楚也耶嗚呼悽矣

王季楚哀辭



王仲淮季楚越人也其父良嘗檢校江浙行中書政  
成謁選京師時季楚年方二十餘請從行既至有多  
季楚才者薦其名遼陽行中書授季楚大寧路儒正  
未幾以病卒檢教君哭之甚哀既請國子監承陳公  
旅譔銘揭墓上復謂其甥方泗曰予深哀仲淮既不  
能壽而又客死其二子基始八歲塾始一歲儻然也  
仲淮有知其能瞑目乎間汝交友多能文盍求辭以  
哀仲淮且慰我泗來為濂言濂竊悲之初濂見季楚  
於泗家眉目秀整每言輒牽引史傳幾若貫通者濂  
方意其必將用于時今若是世之人欲以智力相雄  
長而不知止者果何如也辭曰

冥冥玄化孰尸其權胡予其才而不予其年嗚呼

思媿人辭

吾鄉呂成公實接中原文獻之傳公沒始餘百年而  
其學殆絕濂竊病之然公之所學弗畔於孔子之道  
者也欲學孔子當必自公始此生乎公之鄉者所宜  
深省也嗟夫公骨雖朽公所著之書猶存古之君子  
有曠百世而相感者况與公相去又如此之甚近乎  
聞而知之蓋必有其人矣托物引類作思媿人辭辭

曰



惟媿人之惜媿兮賦誇質於自然脩蛾規而疑黛兮  
曼目轉以成 妥鬢髮而如雲兮壓輔巧以承權纖  
腰秀頸若鮮卑兮容都曼而体便娟寶璐縈而右繞  
兮桂微媚以半偏懸明月以綴佩兮錯木难而傳冠  
向瑤臺而微步兮意憺靜以貞閒宓妃之倫折芳馨  
以相遺兮復溶與乎江干勢翩翩而褰舉兮若游龍  
之在淵胡人間不可以久留兮遂凌厲乎高寒憑道  
紀以為御兮鍊天和而為殮徑驅馭於陰陽兮時上  
下乎星辰歛予生之何晚兮不一覲於芳儀念姱婞  
之鮮双兮溯迴飈而曾思歆愁悴而委情兮氣宿鬻  
以如炊道苟可以選之兮視萬里猶門墀登嶇嶇而  
騁望兮正晨旭之蒼涼氣曠豁而闔朗兮莽山川之  
縱橫樹輪盤糾而柴虜兮頰艸薶靡以相望豐孤思  
群而求嗥兮文鶴慕類以徐翔企精爽之不徠兮空  
雲龍之將將蹇侘傺而望兮耀靈習其西崮降崇丘  
而臨曠野兮循故轍以東歸向闌楯而徙倚兮境外  
嬰而愁內滋新蟾皎以出天兮想熾美之曲眉繁星  
爛而成文兮懷繡帔之離蒼顛霸落而無滓兮思玉  
体之弗緇拂蘭袖而起步兮復經緯乎空庭苦鴻鴈之  
靡靡兮厭羽蟲之薨薨撼戶擗以悲惻兮惕瞽容而



弗自勝轉曲牖而入堂壇兮牒獨坐對乎華鐙鐙影  
搖曳如鳥壇兮象中心之靡寧寒龐信信而競吠兮  
耳恍聞於楚音疾倒屣以啓閑兮飈闔葉於枯岑縹  
綿綿而莫抒兮托幽寄於瑤琴琴声咽而思深兮類  
孤雌之鳴陰更家嘆以將闌兮斗杓旋而向東舒枕  
衾而就榻兮期夢寐以潛通精氣注以弗釋兮橋有  
物而衡中息纏纏以方微兮魂翕翕而上征造旬始  
而謁太儀兮群靈續其若鼓氣旄溶以隨疾兮鳳於  
沛而嬰空馭象車而秉虬節兮鞭列缺以奔豈隆豹  
毒縣熊幡聿皇以奮兮標流紆譎鬱以相蒙左禱右

以焯歛兮吸噴瀟率蕩以濛鴻穆眇眇以前邁兮翻  
粉粉而弗止莽冥冥以無垠兮勢皇皇而逸靡起兮  
埃而淑郵方竟按轡乎朱陵長麗舉嚼以向日兮有  
共殿之華文揚芒燦以上焮兮架重離之冊門炫赤  
玉之寶章兮列入龍之威神歛東超於蒼極兮青瑤  
紛其並迎群神冊尉以方饗兮奏靈和之鳳笙四時  
芬而凍飲兮暈玉色而帝頰揖素威以升皓宮兮時  
四極之浮浮原收頤余而破頰兮錫鏤瓊之華鈎謂  
貞白以眉守兮合左契於伊周拆寒門而燭元冥期



颶風以吹乘有夫玄巾而振甲兮握靈它以為驅重  
陰沍而未啓兮肅玄氣之幽幽四方非不可居兮悵  
所忌之莫於覩馳兩轂如飛丸兮又滔滔而遐逝靈  
氣告余以吉故兮子何為兮獨愁者彼中天之有居  
兮隔人世之風雨吾將導子之一至兮庶弗愆於恒  
素怱忽荒以往之兮駕剛颶以徑度習光炎之所切  
兮絀纒鬱決而不可正視瑁蕘彤楹屹以上起兮測  
濫弘倘雲譎而波詭連卷櫂倦杳以軋芴兮歲魁幼  
眇齷以高峙中洞房之沕穆兮乃媿人之攸及及  
姬為余通訊兮儼再拜乎空岳習朱非之洞開心移

三品之委蛇珠明玉潔不足以為喻兮光照耀乎東

西吐芳辭以若蘭兮意勤勤而告余曰皇降靈兮昭  
質弗沫毋深尔穢昧厥施紉約襦兮曳篋旂結黃纒  
兮張椒幃兮桂漿兮燕孫虞索胡縲兮哇榻車集衆  
芳以遠蒸兮羗郁郁而斐斐余俯首而敬聽兮書擊  
紳以自規海色動而報曙兮陶去幽而開寤維嘉嘉辭  
之盈耳兮邈若人其何處遂捫膺以沉思兮韻獨處  
而繚戾也誠因言以會心兮將神交於千載也亘天  
地而無終兮惟我民之秉彝道弘敷於上下兮必有  
人而繫之往者固不可作兮幸方朋之昭如日參驗



於厥躬兮若面命而耳提跣之嬖媚兮固難齊於  
六驥能孳孳而弗怠兮亦千里之可至余雖質駘而  
力單兮敢不沾沾而奮厲帶鈞鉅而佩衡兮撒節蒙  
而祛爵期行形以必踐兮始俯仰而無媿縱不得媿  
人以與之游兮又何異同功而並世

聖書以識之侯侯  
異日谷考史卷之成也

予既為此許嘗錄一通寄  
王賢良賢良蓋有志同予

### 東湖先生方君招覓辭

至正元年春東湖先生年過九十貌加癯而神益腴  
一旦合賢士大夫于庭先生被古冠衣出肅賓升堂  
已復揖賓咸東向坐頤外孫楊恒執豆籩乃送容舉

而揚言曰老夫耄矣其去人間世不遠矣私自念  
陰陽之運相摩相盪而人實籍是以成形有生者必  
有死斃聚者必終散嘗昧昧思之上自頭顱齒髮下  
自肩髀腰膂不知何者為可籍何者為可恒乃欲長  
生閱世而不死乎予每讀古書見所謂豪傑之士不  
可勝數或提三尺劍擁百萬兵啗噉叱咤而江水為  
之起湧或掉三寸舌高軒結駟游騁於諸侯之間亦  
足以懾強而下敵若而人其材略雄矣其精鬼勁矣  
吾將求而與之遊則已蕩為飄氣而無所詰矣嗚呼  
世之人凡以有涯之身與涯敵者皆可悲也是以榮



啓期林類之徒有見乎此或被索鼓琴或行時拾穗  
雖至老死不以戚戚少嬰其心予竊慕之嘗聞古有  
虞殯之章蓋群歌以輓輓于塗與其施諸死後之鬼  
孰若予親見之賢士大夫若不予棄宜賦詩以輓予  
予當乘安車而出使善音者導予而歌予且擊輪為  
節以應之是未必遽減於秦淮海也賢士大夫若從  
予言願舉此觶為賢士大夫壽衆皆曰然先生既行  
觶已又舉觶言曰賢士大夫固輓我矣予又聞古之  
人有遭讒放逐者或閔其寃寃離散而不復還作辭  
以招之其人初未嘗死也予雖無放逐之憂而其精  
神皆已斃竭筋骸皆已罷備願未死耳幸未死有能  
辭以招我庶幾翩然自適與夫既死而有靈亦將御  
雲龍而一下聽之又未必不輒然而咲也此非屬吾  
景濂而誰為願舉此觶為吾景濂壽濂又曰然於是  
賢士大夫執觶以酢先生且各謨歌詩一章以進濂  
因製為招寃辭云先生名宋字德載姓方氏越之暨  
陽人其行事大略見於延陵吳公所著碑銘辭曰  
寃兮歸徠毋遠征些上下八極皆曛宜些華山如雲  
倚空青些下有芝房炳明靈些白間綺疏紫檀高些  
銅龍承樞吐赤瑛些繡帟高褰燿輜軒些綠蛇衛轂



若流星些淳熬熊膈溢昇劍些狼腦凝膏如玉晶些  
九霞玄冠五采綈些麟衫霓裘光燐燐些珎璜合節  
銜瓏璫些離洒樂和一齊鳴些沂昭烈馨發繁聲些  
趙舞激風肖霓旄些秦歌曼迴近懸瓔些室中百具  
無一不精些中天化居能及此清寧些魂兮歸徠不  
越故庭些

鄭仲昭字辭

詩云倬彼雲漢昭回于天說者謂雲漢天河也夜晴  
則天河明其光隨天而轉也雲漢然矣揆於心之靈  
明其有弗同者乎予友浦內鄭君以漢為名內翰柳  
先生字之曰仲昭聞來徵予言予聞制字必有祝於  
是稽諸詩義而補之以辭辭曰

五禮攸違冠為之先備物祗事無一或僇筮期宿賓  
列噐布造弁間皮爵裳錯黃玄組纓屬缺誅詒用延  
尊甌有禁柶解斯甄離肺充昇乾肺實邁嘉爵既祭  
工祝乃所造字命辭厥義則宜維天有漢灝氣成川  
衝角真軫貫乎宿躔夜翳既歛若練在縣隨時運行  
素色連娟徵諸人心同此儼鮮森列萬象偏燭八埏  
出王游衍與天同還有微鄭君世胃蟬聯十世同場  
義聞四傳君堂之金曰象賢圖之回之家政爾肩



泰之昭之先緒。綿惟庶則礪惟溫則瑄處乎正申  
有赫其平漢之昭字佩服久堅壹理是循顧誤匪偏  
相彼先民日夕乾乾一事或悖六鑿相挺君宜自勗  
弗懈益虔器服有銘在古則然敢不祝辭以代常茲

趙廣字辭

浦汭趙志道氏衣冠之望族也有子曰廣求求予為  
之字予謂廣之文從宀從黃大則因宀為室象對刺  
高屋之形而黃則諧声也許慎以星之火者為廣質  
有容受之義焉請以予容字之何如志道曰善矣乃  
為之辭曰人之隘也尔則廣之人之拒也爾則容之

惟廣惟容吾將見爾德之豐

諸暨孝婦楊方石表辭

嗚呼是惟孝婦方氏之寡夫孝未易稱余獨歸之孝  
婦而不斬者科以媿為人婦之不孝者也孝婦姓方  
氏諱迎越之暨陽人生二十七年歸同里楊君敬敬  
有母何氏孝婦左右就養唯恐違其志何病疇道恣  
不能親御偃溷孝婦浸之湯盆中以指探出之積歲  
之久手文皆龜裂而孝婦未嘗有伶色昔人有為親  
浣廁愉者史臣尚以為難載之于策矧孝婦之事尤  
人所難者耶人之所難者且若是則孝婦其他之行



弗問而可知也嗚呼是尚不得為孝婦矣乎使如此而不得為孝則夫勃蹊而不恭者乃足為孝乎三自成年時讀劉向所傳古孝婦事以為斯世何為無此人心雖未改必其無然歷三十餘年卒不能一逢嗚呼余豈意今於暨陽乃見之也暨陽距予金華僅二百里予昔嘗兩至其處而不知有孝婦至今始得知之嗚呼予又意世之如孝婦者夫豈少哉特以不遇於君子故湮滅草萊而人弗聞之爾其弗聞者予固無如之何其幸而得聞者可大書揭之崇所以愧人婦之不孝者耶非惟愧人婦也抑將愧人子也孝婦性儉慈頗知讀書嘗日粥田教子父德載母張皆宦族年六十一生二子恒慧其卒以至正二年九月五日具葬於馬鞍山以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云

蔣季高哀辭

至正丁酉秋七月壬午瀟畏暑被髮行青松間忽有客自東陽來曰蔣季高氏歿矣瀟聞已哭之哀哭已進客問狀客曰前月戊辰季高以事如縣中已已即有滯下之疾晝夜之行餘百丈之熱發體中如火其凡伯康懼亟呼醫視之醫至脉已絕矣自已已至今月甲戌僅六日而遽至於亡瀟聞已復哭之哀乃尤



天曰嗚呼悲乎不知何繇而天吾季高乎使季高其  
行負天地愧神明天之可也季高恂恂儒者非其道  
弗言也非其道弗為也言其事親則孝而恭慶伯仲則  
穆而和交朋友則信而貞遇族姻則悖而在接閭黨  
則惠而慈求其致天之繇無有也今季高何為乃遽尔  
乎豈高高在上果不可少乎抑其視夢夢不能別善  
惡乎所謂天道常與善人者其尚足徵乎嗚呼悲乎  
初濂年二十餘頗嗜學聞文懿許公弟子三衢方先  
生以性理學講授東陽之南溪徒步往從之游先生  
所主蓋蔣君子晦家子晦季高父也濂因獲友季高  
父子間時季高尚未冠即能執經問難進退雍容肌  
肉若玉雪可愛歲幾何既哭其父今又哭季高焉則  
夫人世如傳舍者不可信乎嗚呼悲乎季高篤意於  
學方先生既歿復負笈師事侍講黃公會濂亦執洒  
掃之役於公門與季高交益密季高日出所為文皆  
雅馴可傳誦濂甚敬之每一會繡湖上輒握手吐肺  
肝間酒酣氣豪競出慷慨皆俗語季高喜與濂親季  
高善辨說衮衮數千言不休濂不能出每務力勝之  
於是各大笑而止且曰良會不可數一嘻笑一怒罵  
皆別後之相思當時出此言亦以為常豈知別後之



相思者乃為死後之相哀乎心雖如鐵石其不為季  
高一駿辛乎嗚呼悲乎去年之春季高有書來曰東  
西二峴山無君足跡十年矣縱不為吾行其可貽山  
靈之所笑乎濂方閉戶著書跬步弗妄出不及如季  
高言濂所居實浦內青蘿山山中林樾蒼潤孤猿野  
鶴見人了無驚猜意而梅花泉又極可飲濂自念雖  
不能為季高往季高清俊士折筇間招之或可一來當  
共飲水哦詩或投壺白雲間亦一樂也豈知季高遽  
棄濂而長逝乎峴山之蒼翠固在眼寧不對之墮淚  
如襄陽乎雖欲重登頭後瞻前一而季高不見又寧不  
為之感慨乎嗚乎悲乎季高之太夫人年踰八十毋  
夫人髮亦種種而三子方纍纍在夜長者僅七齡幼  
者尚居乳哺中惘然可念季高之死兩目能遽瞑乎  
嗚呼悲乎季高已矣濂將撫季高群行為書以信後  
世適有故未及為姑撰哀辭一通焚之於墓以寫中  
心之悲季高其能有知乎抑無知乎岱嶽可移瀛海  
可填濂之來吾季高者尚何時而已乎嗚呼悲乎嗚  
呼悲乎季高諱允升季高其字也卒時年二十九云  
辭曰  
有木蕤蕤兮嗚乎柎鬯其施兮嗚呼霜雪何為兮嗚



呼竟從而折之兮嗚呼天者不可知兮嗚呼千載之  
悲兮嗚呼

贈醫師賈生存

醫之為道難言又矣然必審診以起度量立規矩稱  
權衡合色脉表裏有餘不足順逆之法復參其人之  
動靜與其息之相應然後從而治之則其事為甚不  
輕矣非洞明歷世羣書之失得尚可與於斯乎黃帝  
內經雖疑先秦之士依倣而託之其言深其旨邃以  
弘其考辨信而有徵是當為醫家之宗下此則秦越  
人和緩和緩無書可傳越人所著八十一難經則皆

舉內經之要而推言者也又下此則淳于意華佗  
之熊經鳥顧固亦導引家之一術至於剝腹背筋腸  
胃而去疾則涉於神怪矣意之醫狀司馬遷備志之  
其所謂迴風沓風者今人絕不知為何證况復求其  
治療之深旨乎又下此則張機機之金匱玉函經及  
傷寒諸論成千古不刊之典第詳於六氣所傷而於  
情欲食飲罷勞之所致者畧而弗議無之文字錯簡  
亦未易以序次求之也又下此則王叔和叔和纂岐  
伯華它等書為脉經叙陰陽內外辨三部九候分人  
迎氣口條陳十二經洎夫三焦五藏六府之病最為



著明惜乎為妄男子括以膚陋之脉歌遂使其本書  
不盛布於世也又下此則巢元方其病源候論似不  
為無所見者但言風寒二濕而不著濕熱之文乃其  
矢也又下此則王冰冰雜五運六氣之變撰為天元  
玉策周祥切密亦人之所難荷泥之則局滯而不通  
矣又下此則王燾孫思邈思邈以絕人之識操慈仁  
惻厚之心其列千金方翼及粗工害人之禍至為憤  
切後人稍闢其藩垣亦足以其術鳴但不知傷寒之  
數或弗能無遺憾也燾雖閭閻劣外臺秘要所言方證  
行禁灼灸之詳頗有所祖述然謂鍼能殺生人而不  
能起死人者則一偏之見也又下此則乙龐安時  
許叔微叔微在準繩八寸之中而無所發明安時雖  
能出奇應變而終未離於範圍二人皆得張機之粗  
者也唯乙深造機之圖奧而擷其精華建為五藏之  
方各隨所宜肝有相火則有瀉而無補腎為真水則  
有補而無瀉皆啓內經之秘尤知者之所取法世槩  
以嬰孺醫目之何其知乙之淺哉其遺書散亡出於  
閻孝忠所集者多孝忠之意初非乙之本真也又下  
此則上谷張元素河間劉完素睢水張從正元素之  
與完素雖設為奇夢異人以神其授受實聞乙之風



而興起焉者若從正則又宗夫二素者也元素以古  
方新病決不能相值治疾一切不以方故其書亦不  
傳其存於今者皆後來之所傳會其學則東垣李杲  
深得之杲推明內外二傷而多注意於補脾土之說  
蓋以上為一身之主土平則諸藏平矣從正以吐汗  
下三法風寒暑濕火燥六門為醫之關鍵其治多攻  
其劑多峻厲不善學者殺人完素論風火之病以內  
經病幾氣宜十九條著為原病式簡奧粹微有非大  
觀官局諸醫所可髣髴究其設施則亦不越補攻二  
者之間也嗟乎自有內經以來醫書之歲有司者凡  
一百七十九家二百九部一千二百五十九卷六  
為不多也他未遑深論即今所論者求之世之醫師  
果能盡心於斯否乎脫或未盡心於斯則夫起度量  
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脉之屬烏能察而行之不至以  
人命為戲也幾希矣雖然殆有要焉送與順之謂也  
曰升降曰浮沉吾則順之曰溫涼曰寒熱吾則逆之  
果能此道矣則去夫先醫之所治雖不中不遠矣然  
又未易以一蹴至也非求之極博而觀其會通安可  
遽反於至約之域乎醫之為道所以難言者蓋若此  
而已烏傷質思誠瀛外弟也性醇介有古君子之行



嘗同濂師事城南聞先生學治經久之思誠復去愛  
醫說於彥脩朱先生之門諸醫家所著無所不窺出  
而治疾徃徃有奇驗薦紳間多為賦詩而屬濂以序  
濂非知醫者將何以為思誠告哉而思誠請之不倦  
因為直疏歷世群書之失得而勗思誠以學者如此  
初不暇如他作者簸弄筆舌交錯以成文也

送慧日師入下竺靈山教寺受經序

西竺之書動數百萬言雖其廣博漫衍若大海杳無  
津涯其義趣未嘗不著明剴切可以習而通之自判  
教諸師各執一說甲是乙非學者始不知夫所趨矣

天台智者國師以五時八教判東土諸經五時則華  
嚴鹿苑方等般若法華涅槃也八教則頓漸秘密不  
定藏通別圓也其規模宏深節目森嚴可謂盡矣至  
真諦三藏則不然以涅槃等經為漸華嚴之經為頓  
頓漸之外別無他也新羅元曉復造華嚴疏分四教  
四諦緣起為別般若為通瓔珞梵經為分華嚴為滿  
滿則一乘別通分則三乘也吉藏師復立三法輪教  
華嚴為根本法輪三乘等說為枝末法輪法華為攝  
末歸本法法輪言其流轉而不息也自時厥後以  
釋迦經為屈曲舍那經為平道者此二教乃江南印



之所達也以四阿含為四諦般若為無相華嚴為觀  
行涅槃為安樂大集為守護者此五教乃波頗三歲  
所說也以阿含等為四諦相般若等為隱密相華  
嚴等為顯了相者此三時教乃三歲及慈恩其依  
解深密經所立也而賢首法藏復尊華嚴立為五乘  
初為愚法小乘二為大乘之始三為大乘之終終始  
二教並依地位漸次而成四則為頓不階等級一念  
弗生即入覺地五則為圓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是為  
真俗互融具足圓滿無疑法門長者李通玄又別分  
為十時始為小乘有教為諸凡夫繫著世法以為實  
有還將有法戀勤彼心次言般若破有明空次言解  
深密經和會空有令其不滯一邊不有不空次言楞  
伽明假即真次言維摩即俗恒真次言法華引權歸  
實次言涅槃令諸三乘捨權向實次言華嚴於剎那  
際通攝三世圓融盡入一際次言大乘入天三乘雖  
是同聞得益皆別名共不共次言華嚴會中十方菩  
薩其來不同共會說法名不共共如是教相離析尤  
繁然猶據教觀而判之初不若近代寧師合禪教秘  
密而混言之也寧師以諸乘經律論而祖摩騰曰顯  
教輪以瑜珈灌頂五部護摩三密曼拏羅法而祖金



劉智曰密教輪以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言而祖菩  
提達摩曰心教輪其言非不佳而能弗之意益遠矣  
判教諸師家異說而入異論其紛紜有如此者嗚呼  
為釋子之學者不既難矣乎然不敢以此而遽少之  
也原其立教皆為對機機有不同教亦多種譬大醫  
王方便治疾扶有實虛鍼有補瀉隨其所見因時制  
之苟執于一為害滋甚彼諸師者亦復如是或遂以  
甲是乙非咎之不已過乎雖然九師興而易道微三  
傳作而春秋散吾儒且爾予又不得不為學佛者懼  
也今日師久游方外以教乘之不易明將往大叢林  
從碩師而受其說出于頗究內典求片言以為贈予  
言贅矣一真法性本自圓明其可以語言文字求之  
哉予言贅矣

桃花澗修禊詩序

浦江縣東行二十六里有峯聳然而葱蒨者玄麓山  
也山之西桃花澗水出焉乃至正丙申三月上巳鄭  
君彥真將脩禊事于澗濱且窮泉石之勝前一夕宿  
諸賢士大夫厥明日既出相帥向北行以壺觴隨約  
二里所始得澗流遂沿澗而入水蝕道幾盡澗不得  
比先後纍纍如魚貫又三里所夾岸皆桃花山寒花



開蓬及是始繁傍多髯松入天如青雲忽見鮮葩點  
濕翠間啾啾欲熟可玩又三十步詭石人立高可十  
尺餘面正平可坐而簫曰鳳簫臺下有小泓泓上石  
壇廣尋丈可釣聞大雪下時四圍皆瑤樹瑤林益清  
絕曰釣雪磯西垂蒼壁俯瞰臺磯間女羅與陵苔鞞  
鞞之赤紛綠駭曰翠霞屏又六七步奇石怒出下臨小  
窪泉列其宜飲鶴曰飲鶴川自川導水為蛇行勢前  
出石壇下鏘鏘作環佩鳴客有善琴者不樂泉聲之  
獨清鼓琴與之爭琴聲與泉聲相和絕可聽又五六  
步水左石屈盤始南逝曰五折泉人四十步從山心  
斗折入澗歷水匯為潭潭左列石為坐如半月其上  
危巖峭峙飛泉中瀉遇石角激之泉怒躍起一二次  
細決散潭中點點成暈真若飛雨之驟至仰見青天  
鏡淨始悟為泉曰飛雨洞洞傍皆山峭石冠其顛遠  
望幽邃宜仙人居曰蕊珠巖遙望見之病登陸之勞  
無往者還至石壇上各敷鞞席夾水而坐呼童拾斷  
樵取壺中酒溫之實鬆觴中觴有舟隨波沉浮鴈行  
下稍前有中斷者有屬聯者方次第取飲時輕颺東  
來輒盤旋不進甚至逆流而上若相獻酬狀酒三行  
年最高者命列紘翰人皆賦詩二首即有小成罰酒



三月觥衆欣然如約或閉目潛思或柱頰下視嘗漢  
或與連席者語耳不休或運筆如風雨且書且歌或  
按紙伏產石下欲寫腹心或句有未當搔首感頤向  
人或口吻作秋蟲吟或辟聚蘭坡奪觥爭先或持卷  
授鄰坐者觀曲肱看雲而臥皆一一可畫已而詩盡  
成括行無筭迨罷歸日已在青松下又明日鄭君以  
茲游良懽集所賦詩而屬濂以序濂按韓詩內傳三  
月上已挑花水下之時鄭之蕙俗於溱洧兩水之上  
招魂續魄執蘭草以拔除不祥今去之二千載雖時  
異地殊而桃花流水則今猶昔也其遠裔能合仁士

大夫以脩禊事豈或遺風尚有未泯者哉雖然無以  
是為也為吾黨者當追浴沂之風徽法舞雩之咏歎  
庶幾情與境適樂與道俱而無愧於孔氏之徒無媿  
於孔氏之徒然後無負於七尺之軀矣可不勗哉濂  
既為序其游歷之勝而復申以規箴如此他若晉人  
蘭亭之集多尚清虛亦無取焉鄭君名鉉彥真字也

### 杏庭摘稟序

濂昔受學於河東公獲見新安洪先生詩十餘篇心  
甚樂之竊意先生之所述篇章必富而新安遠在數  
百里外嘗媿弗能一見先生以窺夫大全及河東公



後先生之子存心來為浦江尉漁始得悉受而伏讀  
之不覺嘆曰嗚呼是豈非詩哉夫詩未易言也商周  
之時五頌二雅洎夫十五國風之作既經孔子所刪  
列為一經固將與天地相為終始若秦漢以來至于  
近代其間雕肝琢腎以自馳騁於一世者不為不多  
果能傳之千萬載而弗泯幾何人哉縱傳矣求其無  
媿於孔子之所刪定者又幾何人哉蓋必有超絕之  
識充以包羅宇宙之量濟以俊偉光明無所不通之  
學然後始能與於斯不然則流連光景之辭爾尚得  
謂之詩矣乎新安為江東一大郡自舊多文孝之士  
及吏部朱公兄弟以詩倡于建炎紹興間而作者  
盛流風遺韻有至于今不衰先生之生雖後朱公百  
餘年嘗及接鄉之諸老故聞見甚多而講索甚精其  
發之於詩和而不怨平而不激嚴而不刻雅而不凡  
庶幾忠厚惻怛有三百篇之餘意者嗚呼是豈非詩  
哉漁頗觀今人之所謂詩矣其上焉者傲睨八極呼  
翕風雷專以意氣奔放自豪其次也造為艱深之辭  
如癡者亂言使人三四讀終不能通其意又其次也  
傳粉施朱類燕姬越女巧自銜嚮於春風之前冀長  
安少年為之一顧詩而至斯亦可衰矣求其如先生



之作尚可多得邪濂方將謫宜東明山中與二三子  
共學焉而存心以四方之士多願觀之俾濂摘其古  
今詩若干首鏤梓以傳先生之詩誠不宜無傳故濂  
特舉詩之未易言而先生絕出於今人者序之於首  
簡惜乎河東公墓木以拱無從符其說之然否也先  
生諱焱祖字潛夫由儒官起家四轉而為遂昌主簿  
遂以休寧縣尹致其事其善政可稱述而不係於詩  
者不書

送從弟景清還潛溪序

予從弟景清年七歲入小學十三歲即棄去為廢舉  
之術居物于家視其時之訕信而操其跼蹐未幾  
大穰今二十有七歲矣一旦發憤書曰吾以七尺之  
軀豈終溺於此而不知自返哉且貨財造物所忌歲  
者在室而奪者已在門吾豈若明仁義於身使人不  
得而撓哉於是即外兄賈思誠謀思誠喜曰此奇男  
子事也景清勉之景清乃囊書撲被不遠一百里謁  
予於東明山具言其狀予為之驚喜乃與之坐而語  
以孟軻氏夜氣之說而悲世俗傾躓於利害之塗莫  
能自拔者言頗懇惻景清聞之輒感頗歎客似欲泣  
者予知其可教乃處之蘿山書室中蘿山予新遷居



地也距東門僅二里日稍見景清則披篋而來反覆詰難一字不辭輒沉思良久期必通乃已至曉始罷去日以為常行跡蓋可數而待也予聞掃蘿山則又見其獨坐夜將半猶聞讀書聲不休嗚呼若景清之為不亦奇男子也哉昔蘇公明允少不喜學年二十七始大發憤閉戶讀書為文辭及舉進士茂材異等皆不中乃悉取所為文焚之益大究六經百家之說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一時學者皆取其文以為師法今景清之年正與之同發憤讀書亦同使其志愈慤而不變學愈勤而不息則今之景清庶知不為昔之明允哉景清勉之雖然明允之學志在文辭者也吾徒何事於斯必也學為聖賢有用之學達則為公為卿使斯道行不達則為師為友使斯道明如此而後庶幾也予家自文通先生以來多勵行為儒令族人之衆幾及萬指罕有言詩書者竊喜景清之有志也於其東歸序以贈之景清試性質之思誠又必有以相發也

王氏夢吟詩卷序

末白王先生嘗嗜吟一夕宿仙華山下忽夢偉丈夫過之先生揖之坐問其姓名咲而不荅唯取袖中詩



一章琅然而誦迨寤而其辭已王思之至旦頗能憶其首句遂從而補其辭且命潛溪宋濂序之濂自幼時嘗讀謝內史夢惠連事未嘗不疑其說以為詩者發乎性情者也觸物而動則其機應籟隨自有不容遏者又何待西堂之夢而後得句耶竊意內史欲神其詩之妙故假此說以欺世耳及壯而遠遊艱難險阻莫不備嘗凡嬰於物而不能遽釋者則思思則寐必見之若持符節以相契無不合者濂然後知內定思之之專故其見於夢寐者有不可掩也今先生自幼至老不翅六十餘年未嘗一日廢詩雖甚冗猶濡毫掣牘行吟不少休則先生之於詩可謂專矣夢之所形孰得而闕之哉今之人有志於詩者亦不少矣徒以鹵莽厭煩之學不克加脩每一操觚動至旬月不再片章之出輒務求勝所以塵土之思填心塞膺徃徃如酣醉人語言了不知端緒視先生盍亦知少愧哉如濂不敏方將取法於先生而先生不以濂為繆悠命載其事於篇簡濂方內思之不暇尚何敢序先生詩耶雖然先生之詩無愧於內史者也濂之名氏誠得藉先生之詩以傳則夫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西堂之事詎得專美乎此又濂之有造於先生



者也

葑房樵唱序

序曰葑房樵唱者吳公文可所著之詩也夫詩在堪  
與間無纖弗固無鉅弗涵太極陽陰之化物則民彝  
之懿煙風月露之形河山草木之昭氣候燠寒之更  
毛羽鱗分之繁治亂興亡之著天壽死生之變可疑  
可有可悅可愕可感可慨外觸乎物內發乎情情至  
而形於言出而比於聲聲成而詩生焉譬之氣至實  
彭神合自然機搖琴發道契冲漠上自王公卿士下  
逮小夫編萌率蒸揚於襟靈一運揚於德伏大而朝  
會並響被之弦歌小而委卷深閨凡諸譎諫雖位號  
之或殊而帝衷之無異商周之隆斯義為盛漢魏以  
來古意漸削下沿唐宋之間而得之者益鮮矣於是  
吳趨楚豔而哇淫之味汨焉牛鬼蛇神而誕幻之事  
彰焉霆飛霰擲而粗厲之文布焉胡喞梵吟而忽荒  
之趣見焉儻言粵語而悝鄙之藜形焉鷲支蹠卉而  
留連之思滯焉詩道亦幾乎熄矣公嘗與濂劇論至  
斯為之彈指三嘆蓋公以雄逸之資濟通明之識著  
於篇翰規行風雅鼓動江山之氣發揮造化之微味  
玄酒於周廷襲懸黎於梁苑雕龍彩鳳不足為之麗



衝飆激浪不足為之豪其淒惋也則孤猿夜號松露  
初滴其雅馴也則冠冕佩玉儼趨廊廟由其才無不  
無所以体無不備世之讀者如入玄圃而攬明月木  
難之珍如登崑丘而覩天禾肉芝之貴誠可謂擅名  
制作之林競爽藝文之場者已知濂不敏年踰四表  
學乏三餘精神遐漂無永寧之夢金石相宣之荆潭  
之情景伯之舌徒存文通之筆已失顧念疇昔獲陪  
杖履濯纓雙溪之側漱齒靈源之上攀蘿月以夷猶  
撫嵒雲而舒嘯公時吞吐群機陶鎔庶彙珠玉隨風  
冰雪在口人爭傳於秀句價欲等於蕪金奈何稍歷  
星霜遽分今古雖濂西之室遺跡未寒而遼東之鶴  
一去不返尚忍言哉尚忍言哉公之子履與其門人  
黃琪編輯遺藁缺之文梓乃綠世之深遠以首簡為  
屬嗟夫玉光劍氣直出人間麟角鳳毛終為世瑞蕭  
功曹之新章不泯李奉常之妙什宜傳此理之常無  
足疑者第以疾疢相仍文藻衰落無義山之雅制存  
漫叟之雄篇姑綴蕪辭以信微臆云爾公諱景奎文  
可字也婺蘭溪人群行存諸別傳履博學善屬文尤  
精於詩無忝於公者也至正十八年歲次戊戌三月  
己亥朔契家姪金華宋濂謹序



章氏家乘序

章氏本姜姓出於神農氏之裔漢齊太公支孫受封於鄆即春秋所書齊人降鄆是也今密州有古鄆城實其故地鄆紀之附庸國也紀亦姓姜地皆與齊接其為姜姓無疑或謂出於夏之諸姒者乃誤以辛侏章而謂不去邑而別為章侏氏者亦不知漢章奐因避仇而始加之也鄆自為齊所滅子孫遂去邑稱章氏分適他國有諱展者仕晉為中散大夫世居汴之陽武至兵部尚書岳永加初出守十泉始家於南安唐康州刺史鵬又自南安遷達之浦城康州之五世孫重復自浦城遷處之龍泉蓋重之曾祖仔鈞當唐之季瑯琊王王信通節度福州仔鈞授以三策大喜遂承制授高州刺史檢校太傅其妻渤海郡君練鵞賢而多識有恩及南唐將領王建封遂全建州一城之命生一十五子六十八孫支系敷蕃布于東西或入坐廟朝或出膺郡寄或宰百里之邑或秉節鉞分鎮邊陲後先顯者殆以餘百計蔚為江南望宗然而世遠族殷復罹兵燹漸至不可於攷重之十六世孫溢深為是懼於是稽厥系緒法諸史表房行為圖條列不紊作譜圖篇第先世遺行可仰可師撫其部凡



區別以陳作景行篇第二竹素所載琬琰所刻文章  
昭爛不愆其實作傳至篇第三事涉攷質難可類分  
小大弗爽集以示後作叢載篇第四四篇之外復不  
厭詳著本房圖以為別錄通名之日章氏家乘云瀛  
竊聞之隋唐而上選舉必稽於簿狀昏姻必由於譜  
系是以圖譜有局郎令史有負知撰譜事有官四方  
以家狀來上者官為考定藏於秋閣副在左右其制  
最詳且明也五季以來法始大壞而近代為尤甚官  
不必有簿而品第混淆家不必有譜而姓氏無別有  
不得不憮然而增慨者溢於其間乃能孜孜弗懈而  
成書以傳其賢於人也遠矣瀛與溢游渚父雖不能  
文謹為稽章氏所自出及夫述作之意序諸篇端他  
日圖譜之局或設博雅君子亦當於此而有攷焉溢  
字三益尊尚伊洛之學持己率物粹然一出於正云

